

死亡紀事

•

「生命是走向死亡的過程，我們正在一點一滴地死去。」 - 佚名

•

總覺得，死亡是隨時一抬頭，就能望見它伺機在某處的東西。

父親和我年齡相距幾近一甲子，我出世時他已白髮蒼蒼，兩人走在一起總被誤認為是祖孫，「我的父親很老了，也許很快就會死去。」每當發現父親鬢間的白髮又多了些，身形又佝僂了一點時，這樣的想法便無可避免地掠過心頭。

於是死亡成為心底最深處的恐懼。

幼年常夢見父親死了，長長的送葬隊伍直直往山上走，人人表情木然，彷彿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，只有我分不清狀況，既驚且懼，不可遏抑地大聲嚎哭起來，死亡的理由總是千奇百怪，癌症、溺水、車禍，氣爆，不變的是父親緊閉雙眼躺著的身形，和瀰漫週身揮之不去的森冷寒氣。

最後總在嘶啞的乾嚎中驚醒，舉目所及一片黑暗，恍如猶在夢中，我驚魂未定，吸吸鼻子摸索著走進父親房間，望見父親一如往常熟睡著，仍不放心，還多疑地伸手探了探鼻息，感覺熱氣迴盪在手指間，才肯安心離去。

更多時候，想到的是自己的死亡，不須假借夢境，只要稍微揣測，略加推演，死亡的惡夢便在自己身上演出。通常是黑夜，忽然醒覺或是不能成眠的深夜裡，天地一片黑暗死寂，家人都背棄了自己耽溺於睡眠中，只有我墜入獨醒的深淵，那終有一日自己也將面臨死亡的想法，像把箭倏忽射入腦海，白晝有瑣事可以暫且不顧拋在一邊，然而在如此純粹深邃的黑夜裡，再沒有任何藉口逃脫，也無從轉移注意力，死亡的陰影排山倒海般襲來，侵蝕著人的心志，我想著想著，死後的棺材便是這副光景罷，我的身體及魂魄都將困守在這虛無中，甚至連感覺亦付闕如，彷彿睡死般無夢無意識，那無邊無際、徹徹底底、永恆的虛無感蔓延上來，遠遠超越一個小孩能承受的重量。我惶惶不知所措，只能哭泣。

「做惡夢了嗎？」父親拍拍肩，緩緩安撫著我，我抽抽噎噎，卻不說什麼，彷彿明白生命這巨大的命題任誰也無言。

長大以後，仍是如此貪生怕死，任何時候，只要一思及死後無意識無感覺，那無盡的黑暗，立即空虛莫名，不能自己。古有明訓，生而何歡？死而何懼？可是我就是執迷不悟，百般眷戀，與其說是熱愛生命，不如說是懼怕死後的空無。地獄的審判再可怕，也比不上無感覺無意識的空寂來得令人心寒。

- 據說人面臨死亡最大的恐懼，是怕世上沒有人記得他，如果不能留下紀錄，就好像從來未曾出現一樣。

然而記住又如何？我可以一生記住父親，但當我死亡以後，世上不再有人能記住他的音容笑貌，即使盛名如梵谷希特勒，那被記住的才情與功過，倘若死後無知，豈不擲地也無聲，徒唱獨角戲罷了？再者，人生在世尚且知己難尋，遑論死後被誤解的機率有多大了，如果只是制式浮淺地被知曉，如同泛泛之交，實在無關痛癢。

- 因為悲嘆生命之短促，人們轉而千方百計尋找生命的意義，假若生命終究必須走向死亡，在這來去的過程中，總該有些啟示在裡頭吧。

總該有些什麼值得去追尋，值得永久保存的吧，生命的有限，迫使我們的負擔沈重了起來，總覺得必須找尋出生命的意義價值來，否則，便覺白白來這一遭，對不起珍貴的生命。

然則這會不會是人們以自我的尺度，所丈量出來的邏輯？如同孔子解詩經，每一句單純的男女情愛，都化為忠臣思君的隱喻，生命為什麼一定要有意義呢？難道不能讓生只是生，死就是死，如此簡單純粹嗎？

- **生命只有以某種有價值的東西做目的時，生命才有一種價值 黑格爾**

- 父親在十年前驟逝，從發病到去世，僅僅相距三星期，那一段倉皇失措、鎮日與死亡並肩的日子，當時以為將永久刻骨銘心，今日想來，竟只覺模糊。

只依稀記得，一直害怕和醫師說話，那複雜的醫學名詞由面無表情的口中念來更加艱澀難懂，加上隔壁床枯槁病體不時發出的哀鳴聲，更混淆了我一向自豪的理解力。

因父親患的是絕症末期，誰也沒有把握依他純良易感的個性，一旦明白了真相，會否作出厭世的行止，因此父親始終蒙在鼓裡，僅管他心中有數，遇著每個來訪的親友便不安地問著，「是癌吧？我看是癌症吧？」他還指指脖子上的腫塊，要親友幫忙推斷，親友總是苦笑著搖頭，要他別想太多，他們望著在旁邊呆立的我說：「這個孩子還沒畢業，你的責任未了呢！」

開始化療的第一天，父親被推去放射線中心，掛在門口斗大的「放射線」門牌証實了他的猜測，他往上看一眼，便悶著拒絕說話，任我說笑談天也相應不理，

像是無言的抗議，他面無表情地仰望天花板，淚水靜靜自眼角流了出來，越過鬢髮，流到耳旁，父親連伸手揮去的精神都沒有，我抽張面紙緩緩擦拭，相對無語。

然而父親年老孱弱的體質不堪放射線強力摧毀，醫師宣佈放棄放射線治療法，那天的化療成為絕無僅有的一次，提供我們在日後斷然否認，「不，不，那不是化療，你看錯了，我們去的是隔壁的治療室，別想太多。我們還等著要快點出院回家呢。」父親有些被說服，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起來，繼續吵著要回家。

但我們剝奪了他從容等待死亡的權利，在去日無多的時光流轉裡，他只能坐視自己肉身日益衰敗毀壞，惴惴不安地望著蒼白天天花板猜疑著。

我們其實也剝奪了自己好好和他說再見的機會，在強裝笑容掩飾，要父親別想太多的同時，我們築起了一道牆，拒絕和他道別，拒絕承認他將死的事實。

後來的日子裡，我總忍不住懷想，如果父親被告知真相，他將如何面對？是絕望地厭世等死，或是極力思索回想著這一生未了的缺憾，還是轉而投入信仰的懷抱？

父親雖然祭拜祖先，但對於信仰那一套，他是傾向不信的，然而在院中最後的日子裡，母親有一次曾搖醒昏睡的父親，告訴他已為他皈依佛門，法號叫什麼，要父親好好記住，並叮囑他將皈依証帶在身邊，若是佛祖叫他，就應答一聲，跟著佛祖去，母親的語氣平緩，像在叮嚀一個第一天上學的孩子，父親緩緩點頭，乖巧地說聲好，喃喃重覆著母親告知的法號，緊緊握住手中的皈依証。

●

死亡無可避免地，和信仰沾親帶故，搭上關係。有了信仰，死亡變得不再如此絕望，如此無依，反而充滿了希望。因為信仰的緣故，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終點，而是另一站的起點，我見著許多虔誠的教徒，他們較常人多了一份即使泰山崩塌於前也不改其色的篤定，談笑用字間，充滿了感恩與謙遜。

相信，是幸福的。

人們時時感嘆生之無常，然而在無信仰的國度裡，死亡便是一種永遠，是徹底底的空無，它在虛無間實現且完成了『永遠』，是『永遠』的具體形式。

儘管如何恐懼著，我仍是不信人死後生命可延續的，那不過是人們懼怕死亡所面臨的虛無，而想像出來自慰式的逃避。不肯迷醉在自以為是的信念裡，不願相信無從檢測驗證的假設，與其到頭來面臨失落信仰的重擊，我寧可趁早認清事實的好。

我總是和信教者論辯，從科學的推論到邏輯的推演，從心理學的角度到社會學的制度，論到激昂處，道行淺者往往惱羞成怒，拂袖而去，而道行高者則浮起一絲神秘的微笑，說，那神的世界豈是人所能解讀的。

最後我必須承認，信仰原就是屬「靈」的的行為，又豈能以理智去解釋周全？倘若真能解釋，真可檢測，便不是「信仰」的層次範圍了。因此「信仰」暫居在我存而不論的領域，等待著生命去驗證。

然而父親逝世後，我卻輕易打破了自己的信念，我極端不科學且無邏輯的想像著，父親必然是有知的吧，也許化作天使默默守望著我們，也許已擁有另一付肉身，雖然早已忘卻了前生的愛恨，至少他仍擁有今世的悲喜。

不能相信最摯愛的親人來這世上一遭，承受如許苦難與歡愉後，笑過愛過付出過之後，竟只餘白骨一具，埋在荒煙蔓草之間，不願接受父親的靈魂就此隨著肉身消逝無蹤，不復任何意義。輪迴也好，天堂也罷，只要父親仍在遙遠的彼端，擁有知覺靈魂，對我們而言便是莫大的撫慰。

理智上，我仍是宗教世界裡倔強不肯信服的硬士，然而情感上，卻投機地私心盼望著，也許有一天，我終能看見自己視野的盲點，進而參透信仰的祕密，俯倒在神的面前悔罪。

●

有一派理論是這樣的：「相信，自然就會發生」，對他們而言，佛陀、阿拉及上帝都是同時存在、並行不悖、互不衝突的，篤信佛祖的人，死後將會被駕蓮花的佛陀接往西方極樂；而心中有基督的人，死後則會如願升上天堂，與天使同樂；若自知生前行惡多端，那潛藏的良心不會放過自己，死後將禁錮在地獄深淵之中；至於無信仰、認為死後無生命的人，死後魂魄將面臨一片黑暗，無聲無覺，正如他生前所相信的一般。

因為人的自我蘊藏著無限能量，決定了眼前世界的模樣。

當父親死亡時，他見到的是什麼景象呢？

●

父親走的那天，大量的鮮血汨汨自體內排出，觸目驚心的艷紅，渲染了整片床單。醫師見狀，沈聲說可能就在今晚吧，我鎮靜地點點頭，打電話要趕來接班看護的姐姐直接回家等待，語氣出奇地平和，心底竟鬆了口氣，像是戲劇排練多時，終於到正式公演的前一刻，觀眾和演員都屏息以待，幕一揭，醞釀多時的悲喜就要傾瀉而出。

『就要結束了，爸爸，我們要回家了。』坐在救護車內，我微笑對父親說。

父親點點頭，露出難得一見安心的面容。

救護車急駛在落雨的夜街上，從窗外看去天地一片混沌。嗡嗡的鳴笛聲混著滂沱大雨，令人恍恍惚惚，不知身在何處，父親卻是十分清明，不時抬起手來想

看時間，孱弱的手緩緩舉起，旋即重重落下，支撐不住生命的重量。他奮力睜大眼睛，卻怎麼也看不清楚手錶的刻痕。

『幾點了？』他反覆地問，彷彿早知自己在趕赴一場死亡的約會，早知曉離去的時刻，所以殷切探尋，希望能及時回到家裡等待。

朋友曾有一次瀕死經驗，夜歸時被歹徒自身後襲擊，掐住了脖子，掙扎著不能呼吸的那一瞬間，她短短的一生，迅速地在電光火石間如倒帶般映在眼前，「就像電影演的一樣。」她說。

有的瀕死經驗則是微弱的光，隧道，加上過世親人的臉，不同的文化背景卻有著類似的說詞，是集體記憶？還是心理學的暗示？眾說紛紜。

撐著一口氣回到家裡，父親躺在熟稔的床上，將家人的臉全部巡視一遍後，一口氣才嚥下，慨然而逝。

佛家說人在死後二十四小時內，靈魂仍在肉身中掙扎，從體認到自己的死亡，而掙脫離開肉身，是一段痛苦欲裂的過程，這時，若是聽見生者不捨的呼喊悲泣，亡著離開人世的決心將被動搖，也許便轉念留在人世，而成為一縷孤魂了。

所以我們當時都不哭，再悲悽也不發出啜泣聲，再無助也不能上前擁住父親已冷的身軀，還必須小心地擦拭淚水，不讓眼淚滴落或濺到父親的身上。父親若真有靈，聽不見我們的哀泣聲，會不會黯然神傷，慨然長嘆？

●

當死亡來臨時，生者的百般不捨，不過是源自於對『失去』的恐懼吧，歸根究底，仍是為了自己。

所以我的悲慟，不過是為自己所流下的眼淚。

●

喪禮，與其說是為表彰顯赫死者而舉行的儀式，不如說是為撫慰生者哀慟的一種心理治療。

那是一個允許且必須失態的場合，在親友的見證下，藉著公開正式的儀式，我們眼睜睜看著亡者的面容被棺木鎖緊，跟隨著亡著的棺木上山入土，才能真正相信逝者已矣，不會再睜開眼說話了。塵歸塵，土歸土，所有的愛恨糾葛，都要隨著亡者入土，再怎麼不捨，再如何不情願，也必須學習接受事實。

父親在內地的女兒，亦即我同父異母的姐姐，自遙遠的中國農村趕來這座島嶼奔喪，他們面對死亡的方式，已和我們產生隔閡，五十多歲的她跌坐地上，光著腳丫子，披散頭髮，捶胸頓足，伏倒在地，聲嘶力竭地哭喊著：「爸爸呀 爸爸 爸爸呀」，濃重的鄉音，加上哭泣的語調，我一直分不清她是在唱

著家鄉的歌，或只是在吶喊著，我們呆立著手足無措，彷彿一齣荒謬劇，。

眾目睽睽之下，喪禮很難逃脫表演的本質，哭到嘶啞的昏厥、強忍悲傷的飲泣，無論過與不及，都無可避免地失真了。

•

「唯有痛苦與死亡能使人深刻。」 - 佚名

•

十年後，父親成為遙遠追念的名詞，曾經以為死亡是無法承受的重量，原來事過境遷，咬著牙也就挺過去了。

照護父親的那段日子，我奔波於學校及醫院間，總在深夜坐著末班公車，坐在最後一排座位上，看著窗外飛逝的景色，看著乘客上車下車，眼淚便不可遏抑地流了下來。

我就要失去我的父親了。

對著家人哭泣，只會將悲傷蔓延，散播軟弱的病毒，於是在公車上對著陌生人哭泣，日復一日，眼淚彷彿是所有壓抑在心底的沈鬱化成的結晶，經過洗滌就能獲得救贖，從中找到力量。

那樣的日子也過去了，今天，我可以若無其事地向人提起。

是時間填補了哀傷的缺口吧，也許這是人們求生的本能，生命無解，傷痕難免，於是人們學會了遺忘，讓記憶去篩選，去過濾，才能顛顛跛跛，堅強地支撐到今日。而曾有的歡笑淚水愛恨痴狂，是不忍離去的牽絆，人們用記憶選擇，以溫柔收藏，好留在未來淡淡心情的午後，深切地想起。

電影『變人』中有靈性的機器人捨棄永生，選擇和愛人一同死去，這對一般人而言是不可思議的決定，也許，一切源自於機器人太過清晰的記憶力吧，那歷歷在目的回憶，是他最甜美也最沈重的負荷，是恩賜也是苦刑，可嘆他的功能健全，卻獨獨學不會遺忘這一項，唯有死亡，才能成全這得天獨厚的賜與。

•

「死，同樣一件事，想通了是天堂，想不通，就是地獄。」 - 佚名

•

父親過世後，我們多多少少有些覺悟，被逼迫著面對死亡，既然躲不過，就好好練習吧。

母親全心投入義工行列，吃素、念經、修業，堅定的信仰連結成一張密實的

聯絡網，電話一來，便隨時出發至殯儀館，為剛死去的人們誦經超渡，引導亡魂走向靈魂國度，使之不致在人間迷途失依。

我猜那是母親悄悄練習的功課，看多了死亡不同的音貌，母親也學著豁達起來，她早早吩咐我們，身邊金錢物事的分配，有朝一日大限將至時，不要意圖隱瞞她，不要徒勞急救，不要五子哭墓，讓她好好地有尊嚴地走，她連葬禮的形式都有了大致的輪廓。

我和母親說著笑著的同时，也冷不防想像有朝一日她亦將離去的場景，醫院濃重的消毒藥水氣味、誦經聲、哀泣聲、徘徊在上空揮之不去的沈重空氣，也許這一次我們可以處理得不那麼驚腳些。

然而死亡是永遠也準備不及的，我了解，至今死亡的惡夢仍偶爾閃過心頭，那無邊際的空無與黑暗，仍舊使人張惶無依，我卻失去了哭泣的興頭，學會把它暫存到未來的角落，也許恐懼也有新鮮度的問題，到了某種程度便會轉為麻痺，也許因為父親也經歷過，便覺得死亡稍稍削減了它的威力，好像童年時膽小如鼠的我，總是哭著撒賴，不肯走那搖搖欲墜的吊橋，父親只好先行跨過，站在另一端對著我柔聲說：「妹妹你看 爸爸也走過來了呀，沒什麼的 」。

那生與死，那神與信仰，謎底總有一天會揭曉的，我且耐心等候。